

手掌上的黑暗

巨藤原伊织

李姗姗

译 著

てのひらの闇

真相，往往以离奇的态度出现
看似荒谬的传闻，是谣言还是他们不愿承认的事实

手掌上的黑暗

〔日〕藤原伊织

李姗姗

—— 著 译

てのひらの闇



TENOHIRA NO YAMI by FUJIWARA Iori

Copyright ©FUJIWARA Machiko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Bungeishunju Ltd., 1999.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Ltd., under the license granted by FUJIWARA Iori, arranged with Bungeishunju Ltd., Tokyo in care of Tuttle-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14-03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手掌上的黑暗 / (日) 藤原伊织著; 李姗姗译.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4
ISBN 978-7-214-11291-0

I. ①手… II. ①藤… 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71722号

书 名 手掌上的黑暗

著 者	藤原伊织
译 者	李姗姗
责 任 编 辑	刘 焱
装 帧 设 计	荆棘设计
出 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旭丰源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mm × 1230 mm 1/32
印 张	10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4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1291-0
定 价	29.8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て —
の —
ひ —
らの —
闇 —
手 —
掌 —
上 —
的 —
黑 —
暗 —

1

冰凉的水滴落在脸颊上。接着，耳边传来了窸窣的嘈杂声。

是下雨了吧，隐约能听见雨水穿过湿冷的空气，滴答作响地敲打着路面。

我睁开眼睛，果然是下雨了。不过眼前的画面却匪夷所思——雨水居然是从左向右，水平流动的。

此时，我的大脑完全不听使唤，我极力在混沌中整理着思绪，总算搞清了自己的处境：原来我正躺在马路上，头埋在人行道的坑洼里，嘴巴亲吻着粗糙的柏油路，恐怕只要伸伸舌头，立马就能尝到熙攘的人群每天纷沓而过的马路是什么滋味。

夹在湿冷的空气和路面之间，寒气直抵骨髓，我不住地发抖，身体却无法动弹，头疼得像要炸开似的。这种熟悉的感觉让我明白，自己又

一次宿醉街头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挣扎着起来，但下身依旧瘫坐在柏油路上，背靠着路边的护栏，轻轻叹了口气。

看了眼手表，还不到早上五点。

远处传来轰隆的雷鸣。雨点就势不断变大，雨线越发细密，原本淅淅沥沥的小雨瞬间倾盆而下。残存的小块干燥路面转眼间已被雨水淋湿，染黑，吞蚀不见。

一双长腿横穿而过，遮住了我面前卡拉OK店的卷帘门，腿的主人是一个穿着时髦、身型高瘦的黑人，他没打伞，步调悠然地踱过我身边，看也没看我一眼。接着是几个女孩子，头上顶着手提包挡雨，嬉闹着从雨中跑过。

我木然地坐着，漫无目的地看着来势汹汹的大雨，任由自己被淋湿。在这个三月的清晨，雨水冲刷着整个城市，路面很快出现了积水。往旁边一看，原本我脑袋枕着的低洼地带逐渐形成了一个水坑。要是我刚刚没醒过来，说不定这会儿已经被淹死了。

在六本木溺水而亡，真可谓千古奇闻。而我居然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想到这一点，不由觉得好笑。

或许是我真的笑出来了，一个撑着伞、领带笔挺的年轻男人像看到了怪物似的，向我投来诧异的一瞥，随即快步走开了。

我仰起脸，天色还很昏暗，不过已与夜晚的漆黑大为不同。混杂着都市灰尘的雨水不断地流到我张开的嘴里，味道竟没我想的那么糟糕。

“怎么？你还在这儿啊？”

声音伴随着雨水一起从车道上传来。

我循声望去，声音的主人斜跨在摩托车上。摩托车前脸的流线型外罩上印有杜卡迪（Ducati）的标志，看着像是900cc一类的重型货色。我

以前也玩过摩托车，不过现在，就算有人送我这样一个产自意大利的彪悍家伙，恐怕我也骑不动了。

我一边感慨着英雄迟暮，一边打量起车手来：她明明是个身量纤细的姑娘，可与这部两个轮子的怪物在一起却显得浑然一体。隐藏在头盔后面的脸猜不出是怎样的表情，可刚才的问话里却分明透着一丝笑意。啊，可算想起来了——昨晚在酒吧的姑娘。只不过昨晚的吊带裙已经换成了眼前的皮衣短裤，脚上还蹬着皮靴。

终于，有关昨晚的记忆碎片重新回到了我的脑海。说起来，我现在像摊烂泥似的坐在街边淋雨，多少算是拜眼前这位姑娘所赐。

“你在这儿干吗呢？”她又问了一次。

“稍微休息一下。你的店已经打烊了？”

她点点头：“喂，你到底是谁啊？”

“一样的问题，昨晚你就问过了。当时我已经回答了吧？”

这次，从头盔里清晰地传出了她的笑声。随之，她拧了拧油门，空转的引擎发出一阵阵厚重的轰鸣。

“不过，你总不会是路人甲吧？”

“路人甲？什么意思？”

“就是一般的普通人啊。”

“你错了。”我摇摇头，“真不凑巧，我就是个路人甲，是个再平凡不过的工薪族。今天也是，我这就要规规矩矩地上班去了。”

目前来说，这的确是事实。可再过半个月，恐怕一切会大不相同。不过犯不上和她说这些。

“是吗，谁知道呢？”她苦笑了一下，“看着真不像呢。你呀，说不出哪里怪怪的，格格不入，总觉得你身上流淌着危险的血液。”

闻言，我不禁回头重新打量起她的脸：“为什么这么说？”

“有那种气息。你忘了自己和那孩子打起来的事了吗？”

她说的是昨晚在她店里的事，我多少还记得些片段。当时确实有个男孩坐在我旁边，是个体格十分健壮的年轻黑人。但后来发生了什么我一点儿都不记得了。

“是吗？不过当时好像是有个年纪轻轻，但像泰森一样大块头的家伙。”

透过细雨传来她阵阵的笑声：“呵，好像？说起来那孩子倒是也叫迈克^①，你真不记得昨晚你在我店里都干了什么吗？”

“不记得了。后来的记忆好像完全消失了似的。我以前也有过喝到失忆的时候。”

“经常这样吗？”

我摇摇头：“当然不是，每周也就一次吧。”

“还不够经常吗？不过看你昨天动不动就一口干，不要命的架势，每周喝多一次也没什么稀奇的。”

“不过，酒钱我可是分文不差地付了吧？”

不管喝得多醉都不会忘了买单，这是我为数不多的好习惯之一。我也是常听身边的人这样说起的。不过从今以后，恐怕我身边再不会有这样的人了，也不会再有什么人让我牵挂或者厌烦了。

“那倒是，”她说，“不过现在看来，你昨天付了钱出来就不省人事了吧？好好一个人，这种时候醉倒在这里，和酒鬼有什么两样。你就不能少喝点儿吗？”

“好吧，那我这个酒鬼，以后努力少喝点儿试试。”

“那就等你的努力有了成果，再来我店里。”她边说边踢开车梯。

① 泰森全名为迈克·泰森。

我跟她道别：“小心别摔着啊，老板娘。”

“你也当心别感冒了，客官。”她笑着抬起一只手跟我告别，向着六本木的十字路口疾驰而去。

我目送着尾气的颜色渐渐消散，强忍着头痛和寒冷，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这时才发现昨天还系着的领带不知哪儿去了。从兜里掏出钱来，几张万元大钞已经不见踪影，幸亏还有几千块。

很快，我就打到了一辆车，可见经济不景气到了什么程度。在六本木打车居然不费吹灰之力，恐怕不仅仅是因为时间尚早吧。

“请到五反田。”

司机听我说完并没有马上开始计费，而是问我：“您好，能麻烦您把外套脱了吗？要不座椅都被弄湿了。”

我没力气反驳他，老老实实在地满足了他的要求。我正脱着外套，耳边就传来了咚咚的响声。一只白皙的小拳头正敲打着雨水冲洗过的车窗——又是刚才的姑娘。她戴着头盔的脸贴在玻璃上向车里窥视着。我突然觉得眼前的情景有点儿不对劲儿，随后很快就找到了原因——这姑娘是一路逆行着杀回来的，摩托车头正冲着出租车尾的方向。

我让司机等我一下，摇下车窗问她：“你又怎么了？”

“刚才有话忘了说了。你要找的那个人，我可以帮你问问。不过能不能查得到就无法保证了。”

“不必了。我已经不想找了。”

“为什么？”

“就是不想找了。不必非有什么深刻的理由吧。”

“哦。是吗？”她的语气变得冷漠起来，“不过还是想问下，你叫什么？”

“堀江。堀江雅之。”

“哦。”她低声答应着，盯着我看了两秒，像是在扫描我的脸。随后，她右手拧紧了油门，车身就势而出，在周围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中继续逆行了一段，紧接着一个漂亮的掉头，转眼间又追上了我坐的出租车，从一侧呼啸而过。

司机叹了口气抱怨道：“现在的年轻人啊，真不知道在想什么。”

“就是说啊。”我嘴上附和着，心里却想着昨晚的事儿，拼命想把记忆恢复。我的头疼痛欲裂，好在想起来一些，前半段的来龙去脉一点点被唤回了。这对于宿醉之后的我，无异于是奇迹。

昨晚看完了夜场电影，已经十一点多了。我独自走到街上，漫无目的地呆立了许久，然后发现自己正不自觉地朝着饭仓方向前行。我也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走向那里，为什么突然想去那间我从未造访过的小店一探究竟。——我之所以进入现在的公司，正是因为那家店的主人。大约五六年前，新闻报道说她在饭仓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不过当时我并未留意。

店的主人是加贺美顺子。我和她相识，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而且我也只见过她一次，初见即是诀别。或许是想再见她一面吧；或许是因为刚好来到了六本木，心里又充满即将离职的感伤和惆怅；也或许心里想着，尽管见了面不知该聊些什么好，还是应该过去和她打个招呼，问候一下。总之，我不自觉地走了过去。

然而，在六本木这个日新月异的地方，五六年的光景，一切早已恍若隔世。对于那家店的存在，我也不敢抱太大的期望。

如我所想，我没能找到听说过的那家店。原本的店址上，现在开着一间酒吧，混杂在形形色色的商户里。我忍不住走进去，看见门边挂着一小块招牌，写着“Bruno”。

店内出乎意料的宽敞，最里面是个小小的舞台，上边放着一整套架

子鼓，大概店里偶尔会办现场演出。客人有一半左右是外国人，不过这六本木早已司空见惯。吧台和卡座都热闹非常，白人、黑人、拉丁裔都有，唯独没有一个像我这样一把年纪的人。

我坐到吧台边上，很快，一个留着短发的姑娘拿了酒单过来。

我看也没看，碰运气地说：“来杯冰过的日本酒。”或许我的情绪还停留在这家店的前身——加贺美顺子的小餐馆里。姑娘没有回答，我心里准备好了迎接她对我这位落伍的年长大叔露骨的鄙夷。没想到她沉默着点了点头。

我环顾店内，等着酒来。吧台两侧，有两块屏幕，正同步放着海豚追着潜水艇的画面。随之屏幕下方打出了字幕，估计是哪部电影的预告片。画面没有声音，不过幸好如此，我才能侧耳倾听店里的背景音乐。是 The Mamas & The Papas 的 *California Dreaming*，《加州之梦》，我以前常听的一首老歌。

奇妙的回忆不期而至。《加州之梦》是哪年开始流行的？还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呢。那时的我简直糟透了，真是最不堪回首的时代。

这时，姑娘回到了吧台，我也从短暂的回忆中回过神来。她把一只大玻璃杯放在我面前，透明的液体映着琥珀色的光晕在杯中轻轻振荡着。差不多有一合^①左右的量。我尝了一口，果然是日本酒。大概是某方特产的酒，味道非常辛辣，入口却极为绵滑。我四下一看才发现，周围有好几个人，甚至几个外国人，也都喝着这种酒。

我本想喝完一杯就早点儿回家的，却无法抵挡美酒的魅力，不知不觉又点了好几杯。

店里一直放着六七十年代的流行音乐，有 Procol Harum 的 *A Whiter*

① 日本容积单位，一合为一百毫升。

Shade of Pale，还有 Bee Gees 的 *Massachusetts*，沉醉在一段段熟悉的旋律中，一时间我竟有些恍然，不辨今是何世，此身何处。

我就这样不知道坐了多久，不知道反复点了多少杯同样的酒。喝了总有十杯吧，我渐渐有了醉意，竟然跟吧台里的姑娘搭起讪来。要是平时，我喝酒时是从来不会和店员聊天的。

“喂，现在很流行 Cecile Cut^① 吗？”

她不解地看着我，这时我才发现眼前的姑娘虽说也有三十上下了，可和我相比毕竟还差了一轮。

她好奇地问：“你说什么？Cecile Cut？”

“你梳的这种发型从前的叫法。”

“这种不是叫贝莉邵特^② 吗？还有其他的叫法吗？”

“贝莉邵特？啊，Very Short 的意思吧。现在这个时代真是一切都变得简单了。”

“你刚才说的 Cecile Cut，有什么来历吗？”

我本想给她讲讲 Cecile cut 是怎样随着 Jean Seberg 饰演的角色走红而风靡一时的，不过转而一想，又打消了念头。一则此事说来话长，二则知道 *Bonjour Tristesse* 这部电影的人起码得超过我这个岁数了。

这时，一个二十岁上下的白人女孩出现在吧台边，一脸惊慌失措。短发姑娘表情一变，操着流利的英语，语气严厉地数落起女孩来。我英语不行，只大概听出短发姑娘在责怪这女孩迟到。

白人女孩的辩解中先是出现“奈美”的名字，后来又改口称作店长，

① 1958年上映的电影《你好，忧愁》中，Jean Seberg饰演的女主角Cecile所梳的发型，是利落的女性短发，曾随着电影的热映风靡一时。

② 日语中very short的发音接近“贝莉邵特”。

不过奈美依旧绷着脸，女孩终于放弃了反驳，低头任其责骂，一副心服口服的样子。

看来短发姑娘是这家店的老板呢。我插话道：“呃，我想跟你打听点事儿。”

奈美转过脸来，她身后的女孩可算松了一口气，借机逃走了。

“什么事儿？”她语调还透着刚才的严厉劲儿。

“你知道有家叫‘加贺美’的店吗？”

她看着我，满眼的不耐烦：“不知道。”

“我听说五六年前，那家店就开在这里。”

“那么久以前啊，那时我还没干这行呢。”

“也对，”我点点头，“那你知道加贺美顺子这个人吗？据说她是以前那家店的老板。”

“喂，我说你啊，你向别人打听什么之前，总要先自我介绍一下吧。这可是常识。你是哪位呀？”

“你店里的客人。”

她歪着头，毫不掩饰地叹了口气。“你打听的那个人，和你什么关系呀？是你的恋人？”

“当然不是。她以前可是个名人，还当过女演员。我是她的粉丝。”

“接下来您是准备开始回顾老掉牙的可笑往事吗？您不是想用这种无聊的故事跟刚认识的年轻姑娘搭讪吧？”

看来她的情绪还没有从刚才的愤怒中平静下来，不，也可能这就是她一贯的风格。

“你对客人说话，是否应该更礼貌一些呢？这似乎也是常识。”

奈美闻言不高兴地蹙起了眉，我赶紧补充道：“不过我跟你打听也不是全无道理。这座大厦不就叫加贺美大厦吗，外面还挂着牌子呢。我看

你又是老板娘，以为你多少知道些呢。”

她注视我的目光缓缓下移，这种动作我并不陌生，我也料定她视线的最终目标一定是我放在吧台上的左手。我的左手指甲上有严重的烧伤疤痕，初次见面的人都会为之惊讶。不过奈美什么都没有问，目光又回到我的脸上。她穿着一条金线装饰的连衣裙，纤瘦的肩膀在裙子吊带间若隐若现，看起来楚楚动人。

她沉默着拿出一支烟，用金色的打火机点燃，然后一只手拿着打火机敲着吧台，当，当，敲了两下。不过两三秒的工夫，一个黑人男孩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座位上。

他操着一口标准的日语说：“您好，仅是我个人的一点儿看法哈，以您的年纪还在酒吧里对着姑娘纠缠不清，似乎太老了些吧？”

他块头很大，胸肌十分发达，站起来的话恐怕有两米高，健硕的体格让我联想到了泰森，可单看脸，却更像是还叫 Cassius Clay 时期的拳王阿里。总体来说，是个很帅气的棕色皮肤的男孩，不过实在是太年轻了，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

“你的意思是，中年男人就不能偶尔有点儿浪漫情绪吗？”

男孩发出一声冷笑，我注意到他缺了一颗门牙。接着他伸过一只手来，隔着西装袖口死死握住了我的两只手腕，力气大得惊人，然后挑衅似的在我耳畔低声说：“我看您实在不像是浪漫的类型。”

“小子，判断人的类型起码需要点儿经验，你的年纪我看还嫩了点儿。还有，请放开我的手，真不凑巧，我对和男人拉拉扯扯没什么兴趣。”

“是吗？那如果我想请您一起散散步呢？”

“我只好让你失望了。”

他耸耸肩，看着我说：“恐怕由不得你了。”

“怎么说？”

“因为我力气更大。”他盯住我。

我也狠狠盯着他，这才发现他好像是个混血儿。

他加大了手上的力道，恐怕接下来的几天，我的手腕都会留下淤青。

“那咱们就试试吧。”

听到我的回答，他睁大了眼睛，随之眼珠骨碌一转，往吧台里面看去。奈美摇头制止他，他会意地点了点头。

“好吧，算了，和大叔比力气，赢了也没什么可自豪的。”

我记得他好像是这样说的。接着，我好像一口气干了杯子里的酒。之后的事，就完全没印象了。想到这里，我的头又剧烈地疼起来。算了，不想再想了。反正我已经习惯了酒后的失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去那家店了。从此以后，我的生活恐怕要和六本木这种繁华区域绝缘了。再者说，人一过了四十五岁，恐怕不愿再想起的事会越来越多。

这时司机开口问我：“请问您到五反田哪里啊？”

我这才发现车子已经沿着樱田路走了好远，不知何时已下了长长的斜坡，JR^①五反田站近在眼前。

“停这儿就行了。”我说。

下了车，我横穿过五反田有乐街，想着这时候回家还能睡两个小时。虽然是在我那间洞穴一样阴暗狭窄的一居室，但毕竟能睡上一会儿，况且是在松软的床垫上。等拿到了离职补贴，或许我能这么悠闲地睡上一年。

① JR：日本国有铁道公司Japan Railways的简称。

我匆匆忙忙赶到公司，差点儿迟到，这才想起今天是周二，有例行的部课长会议。会议不仅限于市场部，而是 TAIKEI 饮料全公司的管理层例会，通常是营业时间半小时前开始。

我走进市场部所在的楼层，有几个人向我道早安，语气客气得有些过分。绝非是我敏感，这种微妙的氛围，与公司的裁员计划不无关系，是伴随着自愿提前退职人员募集的举措而形成的，而我恰好又是即将退职的人员之一。

我坐到座位上，看了看两边的工位，除了我之外，其余的课长桌子都空着，会议室门上的状态牌显示着“使用中”的字样。

“堀江课长。”

听到有人叫我，我抬起头，闻到一阵淡淡的香水味——大原真理不知何时已经站在我身边了。

大原才不过三十出头，就已经是主任了。她加入公司是在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实施后的第三年，时间不算长，可工作能力在市场部却是出类拔萃的。

“课长，您昨天一定喝得烂醉吧？是一个人去喝的吗？”大原的声音朝气蓬勃。

“看得出来吗？这么明显？”

“当然看得出来。好几次您喝多了都是我把您塞进出租车里的，所以